

明天會更好？

余創豪

chonghoyu@gmail.com

一元復始，萬像更新，在歲末和新年之交，就讓我談一談進步吧！

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，西方開始出現了樂觀主義、進步主義，自科學革命之後，西方持續急劇地發展了幾百年，西方文明彷彿已達到巔峰，人們不但為今天的成就而驕傲，而且憧憬著明天會更好。

舉例說，在1898年美國專利專員查爾斯·杜爾（Charles Duell）誇下海口：「所有可以發明的東西都被發明了！」四年後（1902年）他修改了觀點：「在我看來，與本世紀將要見到的那些東西相比，所有先前各種發明和進展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。」

還有一個類似的故事：以量子力學馳名的物理學家普朗克（Max Planck）在1875年的時候只是一名學生，他的老師馮喬利（Philipp von Jolly）勸告普朗克不要修讀物理學，因為他以為幾乎所有關於物理學的東西都已經被發現，而剩下來的研究只是填補一些無關痛癢的漏洞。

英國哲學家赫伯特史賓塞（Herbert Spencer 1820-1903）亦是樂觀主義者，他深信進步和進化，創造「適者生存」這句話的是史賓塞，不是達爾文。在1884年他寫道：「未來為我們帶來了充滿希望的璀璨色彩，紛爭和悲傷將會消失，和平與愛將成為至高無上。詩人的夢想、祭司和先知的教訓、偉大音樂家的靈感，都是根據現代知識而實現的。當我們被生活中的工作束縛時，我們可以期待在最真實的意義上，這個世界的王國將成為基督的國度，並且他將永遠作王，作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。」

然而，兩次世界大戰為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災難，人們的情緒如鐘擺一般，由極度樂觀變為極度悲觀。在一戰之後，美國總統威爾遜希望美國領導國際聯盟，維護世界和平，但基督教保守派信徒極力反對美國加入國際聯盟，基於末世論，他們認為「地上天國」不可能實現，相反，世界會越來越敗壞，地球終歸會被毀滅，既然如此，那又何苦去嘗試醫療絕症呢？直至今日，不少基督教領袖仍然以進步主義的「失敗」來宣講世界每況愈下的論調。此外，一戰結束後，1918年德國史學家斯賓格勒（Oswald Spengler）出版了一本名為【西方的衰落】的書，他認為任何文化都不會無止境地進步，一個文化的生命循環大約是一千年的繁榮，一千年的衰落，而西方文化已經步入凋謝期。

進步主義真的失敗了嗎？斯賓格勒的說法是對錯參半，一方面，在一戰結束後歐洲國家元氣大傷，但另一方面，美國崛起，成為科技和經濟強權。而且，即使到了今天，西方國家在總體上仍然領先於非西方國家。

明天會更好還是更壞呢？這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，廣東俗語有云：「人有三衰六旺。」每論是個人、國家、文化，都會經歷起起跌跌、浮浮沉沉，進兩步，退一步的現象，但往往人的情緒都被局限在眼前，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，人們被勝利沖昏了頭腦，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人們又以為世界末日將至或者西方已經末落。

香港歌手蔡楓華曾經說：「剎那的光輝不等於永恆。」同樣道理，一時的黯淡不是永遠的黯淡，這可以應用在個體和總體身上，在面對光輝還是黯淡的時候，平常心會否勝於極度樂觀或者極度悲觀呢？

12.30.2018